

文　成　摄影

本期封面人物：

殷健灵　少儿文学作家，《现代家庭》杂志下半月号执行主编

本刊记者：殷老师，现在选择儿童文学为奋斗事业的年轻人相当少，你为什么能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，以很大的努力，精心地为成长中的孩子们写作呢？

殷健灵：我想我是在寻找一种纯净的精神家园。我是一个十分眷恋记忆的人，一直觉得，人的一生中最有光彩最值得纪念的是孩童时代，那是个“白衣胜雪”的年代。在那个年代里，充满了发现，充满了迷人的不确定、纯粹的美丽，以及人的一生中最丰富的情绪和情感。我在写作时追寻和停留，试图和过去的单纯握手，也试图寻找年轻的芸芸众生中的我的同类。

本刊记者：听说你过去是写诗的，能向读者介绍一下你的诗作吗？很多读者爱读你的作品。你能不能告诉大家，你近期有哪些新作问世？

殷健灵：当我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，诗歌是最自然的心灵的歌唱。当我试探着走上文学道路时，很自然地选择了诗歌这样一种文学样式。那时的诗歌没有技巧，只有真诚的心声袒露。我平生创作的第一首诗就发表在《少年文艺》上，那时我上高二。创作诗歌成为我大学时代的主要内容，我的第一本集子也是诗集，叫《盛开的心情》，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清新自然。后来，也许是自己渐渐长大了，更习惯于潜心的思考，更多地写小说和散文，诗歌也就写得少了。

去年，我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。一部是《纸人》，关于女孩身体和心灵的成长；另一部叫做《月亮茶馆里的童年》，讲一个温情女孩的友情故事。今年下半年我可能还会写一部以当下为背景的青春小说。

本刊记者：作为最年轻一代的作家，你和当代少年之间的距离最近。请你给大家说说，你的“文学梦”是怎样实现的？

殷健灵：我想这可归结为两点：执著和机遇。我儿时的理想是当作家，也许我真的很有写作的天分，但如果我错过了那次机缘，今天的我，可能会成为一名律师，或者在某所大学里做团的工作。

先说机缘。中学时期我参加了《少年文艺》举办的“新芽”写作函授班，并且意外地获奖，在那里，我认识了对我的写作起了重要作用的朱效文先生。当时，朱老师是《少年文艺》的诗歌编辑，我学写诗歌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了朱老师的启发和鼓励。

中学毕业后，我直升了一所重点大学，学的却是枯燥的政法专业。大学期间，也是朱老师给了我重返文学路的动力和信心，如果没有那番叮咛，我很可能会随波逐流，至多做个专业优秀的好孩子而已。大学毕业那年，我虽然拿的是法学学士学位，但因为有了那么多发表文学作品的记录，便顺利地成为了一名文字编辑。这份工作是我喜欢的，更重要的是，我知道我将终生和文学同行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张品成中篇小说

缐 最后的解决……张品成

李西闽中篇小说

猿 感觉良好……李西闽

中篇小说

源 今夜星光灿烂……乐渭琦

怨 天空的美人鱼……萧　萍

幻想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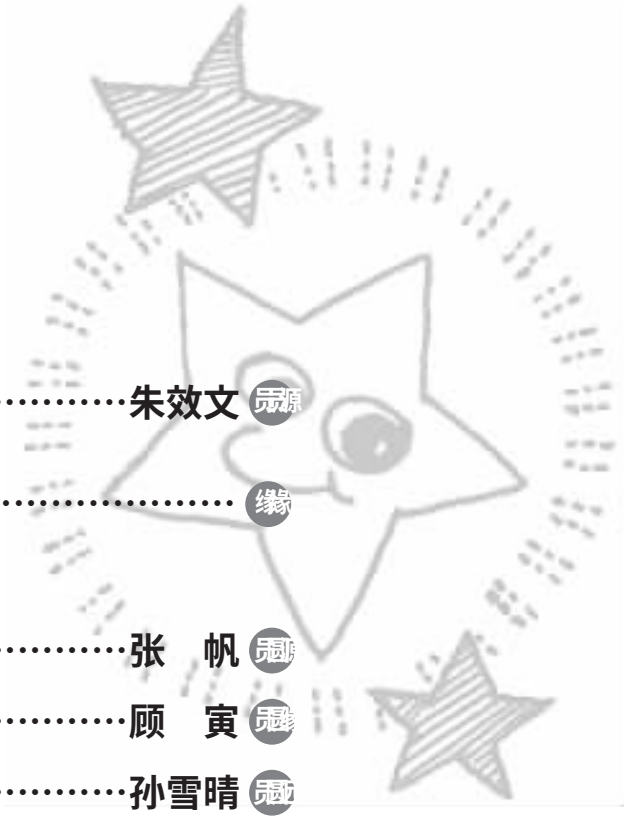
殛 怪虫危机穴上篇雪……葛　竞

主　　编　沈振明
执行主编　朱效文

责任编辑　张蜀君
美术编辑　罗　定



总第 逐期



天涯游踪

认识地中海……朱效文

读者沙龙……

金草地

在碧波荡漾的池水中……张　帆

骑车的女孩……顾　寅

音乐与生命……孙雪晴

薄冰下的金鱼……金　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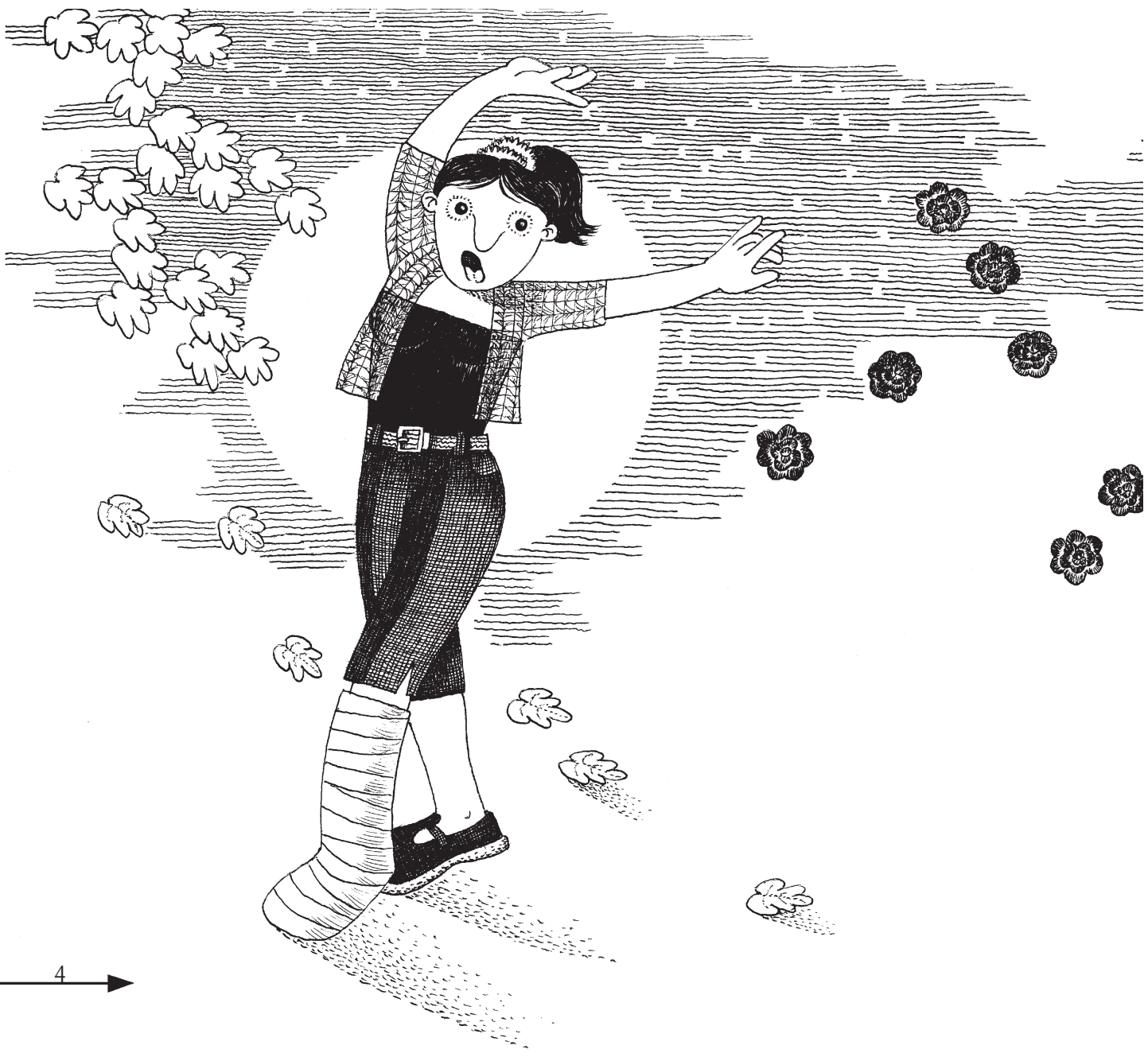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……袁银昌

封面人物……殷健灵

封底摄影……朱效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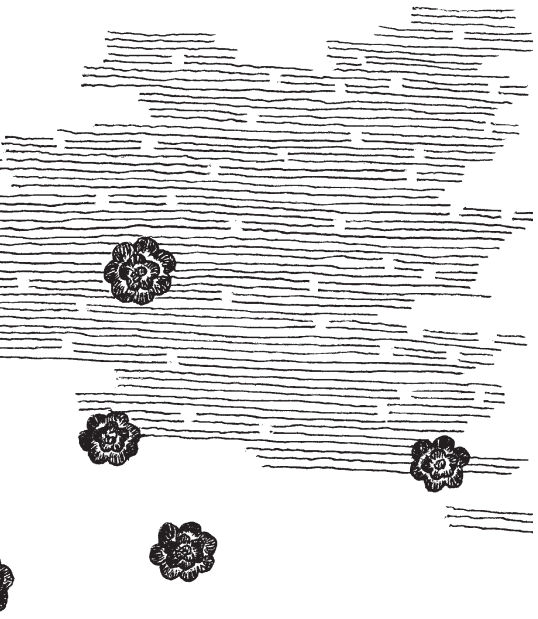
巨人2001.4

巨人	圆园员年第 源期	排版	少年儿童出版社
出版日期	圆园员年 苑月		电脑排版
编辑出版	巨人编辑部	印刷	上海三印时报
	穴上海延安西路 员缘愿号		印刷有限公司
	邮政编码 圆园园缘园雪	刊号	陈杂晕员园远原源员愿 / 悦晕 猿员原员远猿辕员
主办	少年儿童出版社		
国内总发行	上海市报刊发行局	邮局发行代号	源—缘源猿
国内订阅	全国各地邮局 穴斯雪	定价	远缘园元



今夜星光灿烂

乐渭琦



一

夜深了？

是的是的。

娘问：“想什么？”

“没想什么呀。”我说。

其实，我正琢磨着两周后将要去省城参加考试的事，想必娘也在为这事烦心着，静不下来。大家都睁着眼，听桌上的台钟，在静夜里喀嚓喀嚓响。

娘忽然翻了个身，转向我。“有件事，娘想和你商量。”她说，“娘寻思着，这次就不陪你去省城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要我一个人出远门？”

“对，你都十五岁了，我十二岁那年，就已经离开你姥姥，独自闯天下去了。”

不能说娘的话毫无道理，可我还是说：“不嘛，娘，我要你陪我一起去，那样的话，我心里就更有底了。”我忽然伸手搂住娘的脖子，撒起娇来。以往，我是很少在娘面前撒娇的。

“不，也可能结果会恰恰相反呢？”娘沉吟道，“再说，娘这阵子身体不太好，老觉得头晕，可能是血压又上来了。”

既然娘这么讲，我就不好再强求了。

我说，那好吧，只要你不怕我丢了，或者被人拐走。

娘笑道，如果你真那么蠢，就算你再长大，也是不成器的，还不如早丢早拐走，省心。

窗帘时而晃动，显示有微风轻拂进来。微风还带动了墙上的那团影子，黑乎乎，就像有人悬于暗处，正静待着扑将过来的时机。这要在白天，你会看清楚那其实是套色彩斑斓、做工精细的戏服，花旦穿的那一种。它挂在那里多少年了，却始终在娘的精心呵护下，历旧如新，纤尘不染。据说，很早很早之前，娘穿着它，差一点在舞台上走红；可最终，娘失败了，并因此沦落到现在的镇文化馆。我知道这套戏服既凝结着娘的一段辉煌的梦想，又构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。

所以，从六岁起，我就在娘的启蒙和指导下，开始学习京剧表演的“基础”；我家的院子是我的练功房，我在那里吊嗓子，运眼神，走台步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在生活上，娘是个无微不至的慈母；然而，一到学戏，娘就会变得不近人情起来，有时严格得近乎苛刻。多少次，我病了，或者身体不舒服，娘都不许我歇息。有一回，我甚至累得晕倒了，在床上昏睡了好久，醒来，娘开口便是：“你能下床了吗？你得把这两天拉下的功课给补上。”我心里一酸，禁不住泪水涟涟。可娘说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！

事实上，我对京剧谈不上有什么兴趣；或者开始时有一点，但学戏的过程实在是太苦太累。好几次，瞅见娘心情不错，我曾想试着说服她允许我放弃，趁我还没在这上面浪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的时候。可只要一涉及这个话题，娘就立刻变得不可思议，她脸一板，眼露凶光地盯着我，那意思分明是休想。好像她未了的心愿，注定得由我来替她完成。谁让我是她的女儿？

《巨人》网站
你不要忘了我最喜欢的一句箴言：“自然总是美的。”
——罗　丹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我初次登台，是在我十二岁那年。

那完全是个意外。

当时，地区京剧团来我们镇上巡回演出，谁知临开场前，一个在《三娘孝母》中扮孙儿的小演员忽然发高烧，一时上不了台 救场如救火，经人推荐，我被剧团找了去，顶替上场。实际上，这个角色在戏里，从头至尾没一句台词，更没有一个唱段；演员在台上，整个需用表情，特别是眼神说话。然而，凭着娘教我的和我多年来练就的基本功，我竟然取得了成功，甚至，事后有人还夸我 嘿，那晚晚妹在台上的一招一式，简直盖过了三娘，神了！

可娘却说，就好比打家里到省城，你眼下所走的路，其实连镇子都还没摸出去哩。我明白娘的意思。第二天，我又起了个大早，在院子里练起来。天好冷，天上还断断续续地飘着雪花。霎时，我才发现自己似乎真的喜欢上了京剧，喜欢上了那种被灯光和目光紧紧相随的感觉。

“娘，你估计这次参加考试的人会有多少？”

“说不准，反正申海戏校有好几年没来我省招生了，大概少不了。”

“到时候，竞争会很激烈吧？”

“要赢下来，肯定不轻松。”

“那你说，我会笑到最后吗？”

“你只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包括成功，也包括失败。”

“我记住了。”

“还有，从明天起，你可以起得晚一些，早上就不用练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要注意调节好自己的心理状态，别弄得太疲劳，物极必反嘛。”

台钟敲响了，是十二下。

娘说，太晚了，睡吧。

我说，你也睡吧。

两周后的一日上午，我们到了霸州市。说是市，其实仅是个县城的规模，只不过这里有地委、地区行署，管辖着周边三县一市，所以粗看起来，房子要比一般县城新一些，高一些，漂亮一些。我最初知道霸州市，是因为那里有个京剧团，团里有个演青衣的，叫小芬，扮相极美，有一次在电视里演连本《六月雪》，看得我简直入了迷。可惜，这次行程匆匆 要不然，我肯定去拜访她，过一把追星瘾。

吃过午饭，娘就送我进了车站。去省城的列车要一小时以后才开，我们并排坐在候车室里，看窗外车来车往，进站出站；一拨拨旅客聚了又散，散了再聚。

娘忽然张开右臂，将我揽过去：“先歇一会儿，你还有十来个小时的车要坐哩。”

我听话地依在娘的怀里，静静地，乖乖地；仿佛这样紧紧相偎，我们才能真实而完全地拥有对方，直到永远。

终于，一列驶向省城的火车缓缓地滑入车站，车厢内很空，许是夏天，人们都懒得出门。娘帮我找了个靠窗的座位，安顿好，然后，我想娘该说点啥了吧，我指的是嘱咐或者叮咛；然而，娘却依然没说什么，只是捏捏我的肩膀，便扭头下了车。

“娘——”

我探出窗去，叫道，跟着眼泪出来了。

娘回头，朝我淡淡地笑了笑，仍是执着地往前走。

透过泪眼，我分明看到烈烈的阳光下，一位忍辱负重的母亲，正将自己的女儿，带到离舞台最近的地方，无论成功，还是失败。

一行行杨树向后倒去，惊起飞鸟无数，箭似的弹向天空；山在流动，百米外与铁轨平行的长河，反而像凝固住了，停滞着。

许是火车的广播室里就这么盒音带，抑或负责播音的小姐想省事，耳轮里竟不断重复着任贤齐的《心太软》。软就软吧，还唱，叫人心烦。这时，我倒是真的想睡，于是斜倚在座位上，用手绢蒙住脸。朦胧中，我感到有人在轻轻推我。我慌乱掀开手绢，但是，我吃了一惊。

你别紧张，我没遇上大头鬼或者大灰狼什么的；站在我面前的，仅是个和我一般年龄的女孩。

使我吃惊的是因为她长得太靓了，准确地说，简直是艳 那脸蛋，那五官，那身材，完美得一如造物主的杰作，又像是维纳斯再生，洋气而青春勃发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
不知何故，她也几乎以同样的目光紧盯着我，仿佛我脸上刻着字，写有天书。

见她毫无反应，我再次问：“找我有事吗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……呃不，你看看自己的东西，是不是少了什么？”

她略有些语无伦次地说，眼光仍出神地在我脸上逡巡。

我赶紧抬头，哎呀，放在上面行李架上的那只包

《巨人》网站

美的最高理想要在实际与形式的
尽量完美的结合与平衡里才可找到。
——席　勒

不见了，一块空白整个儿浮在我的头上。敢情，我在梦里还是碰上了大头鬼或者大灰狼！

“别急。”她说，“我知道是谁拿的。”

“那我们快去找乘警。”

可我们转了一大圈，也不见有半个穿警服的。有乘务员说，八成是进厕所忘了出来。这时，喇叭里《心太软》戛然而止，接着响起了播音员亲切而略带机械的声音：“旅客们，列车前方到站是松蒲站，请下车的旅客做好准备，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行李……”

“怎么办？”我一急，便没了主意。因为等会儿火车一停，人都下去了，还上哪儿去找那偷包的家伙？

“走，”她说，“跟我来！”

“就凭你和我，我们俩？”

“怎么，你还能指望第三个人，譬如一不留神，打厕所里冲出个乘警，带枪的？”

于是我不安地随她走向前面那节车厢。

我注意到，她的那双梦幻般的大眼睛不住地朝两侧游动，就像猎人在搜觅猎物的踪迹。忽然，她的目光落到了正前方走道里一颗光秃秃的男人的脑袋上，便赶紧快步向前，径直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
我和她的距离一下子拉开了，中间要下车的人又多，有点赶不上的感觉。总之，等我好容易靠上去，她已顺利地夺回了那只包，然后交还给我：“看看里面是否少了什么！”她有意将嗓音提得老高老高，臊得那男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十分狼狈。

等我打开包，检查完，发现那男人已溜得无影无踪。

“你的胆子真够大的！”我由衷地说。

她却不屑道：“怕什么？总不见得大白天的，他一个大老爷们敢把我小姑娘家暴打一顿！”她又说，“再讲又不是我顺手牵羊，拿了他的东西。”

正说着，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有人找她，是个中年人，看上去像她爹。

她应了声，冲我灿烂地一笑。

待她走远，我才想起还没谢过她哩，忘了。

天黑透的时候，火车准点抵达省城。一会儿，我便和来接站的大姨会面了。大姨驾着小车，沿省府大道急驶。大姨在省财政厅工作，官虽不大，但权不小，家境也好。翌日，仍由她开车将我送到省京剧团，考场就设在那里。大姨说，好好考，下午我会来接你的。

这天上下两场都是考文化科目，包括语数外、乐理基础什么的。这对我来说，几乎不存在难度。我跟娘学戏，功课可是从没耽误过。所以来省城之前，我的班主任对我说，如果你此番能考取申海戏校，我会既高兴又惋惜，高兴的是你终于朝理想又迈进了一大步，惋惜的是今年考县中，我们班少了个强有力的人选。县中是省重点，这次一共招两个班，全县多少初中毕业生睁大着眼睛，做梦都想往里挤呢。

真正的竞争是在第二天上午。

所有的考生都集中在一个大礼堂里，然后由工作人员按次序，十人一组地陆续带入邻近的排练厅，接受专业面试。激烈的角逐似乎从大礼堂里就拉开了帷幕，有的临阵再磨枪，随便往哪儿一站，就扯开嗓子咿咿呀呀起来，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；有的被家长拽到一旁，边上好像还站着个内线人物，在向他（她）面授过关斩将的秘诀；还有的蜷缩在角落里，面露怯色，像极了当年拿破仑到了滑铁卢，注定要惨败似的，但谁又能肯定这样的角色，不是在装疯卖傻，以达到后发制人的目的呢？

我发现整个礼堂，就我最孤独也最潇洒，因为大姨送我到考场后便走了。我在人堆里晃来晃去，就像我日后在戏校的大花园里散心一样。

一会儿，挨着我和另外九名考生进场了。

只见宽敞的排练厅内，七八位主考老师坐南面北一字排开；在他们身后，是一溜长窗，曳地的绛绒帘挡住了窗外六月的骄阳，看上去黑沉沉，纹丝不泄；东西两侧的练功镜横贯整个墙面，人站在中央，被射灯一逼，这与其在应试，还不如说是正置身于魔幻剧场中，简直不知自己是谁，将要发生些什么，来得更为准确。

然后是一个个上。

叫到我时，我也和前面几个一样，照例是回答主考老师的轮番提问；接着是走台步，演一曲自己拿手的段子；再接着应该是退场了，旁边有人会告诉你回家等通知吧。但是就在我行完礼，准备转身之际，居于主考官中间位置的那位中年女教师，忽然叫住了我：“等一等。”

我吃惊地看着她，用眼神相问：老师，您还有事吗？

实际上，在刚才面试的过程中，我就已经觉察出她对我似乎格外留意，不，或许是欣赏吧，以致于我每完成一个规定程序，就见她微微朝我点头示意，好像在说：好，真好，就你了！

“我想知道，你的指导老师是谁？”沉默了会儿，她问。

《巨人》网站

我们固然不能说，凡是合理的都是美的，但凡是美的确实都是合理的，至少是应该合理的。

——歌　德

我说：“我没有指导老师。我是跟娘学的戏。”

“你的娘……她是干这一行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或者说顶多有一点相关。”

“能告诉我她的名字吗？”

“她叫曾雪萍。”

她凝视着我，再次点点头，至于她嘴里又下意识地说了句什么，我没听清。我猜，别是她将我和某位梨园之后混在一起了，所以才那么有兴趣，会不会呢？

那次考试最惊喜的一幕，是在考试结束以后，其实又和考试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事情是这样的：就在我走出考场，拐入一条幽暗的甬道时，一个女孩，冷不防打斜里蹿出来，与我撞了个满怀，我忙说对不起，她也跟着说对不起。可当我们定睛打量对方时，禁不住都“咦”了声，都说：“怎么是你？”

“怎么是你？”

“真巧！”

“真巧！”

我很想再和她聊上几句，郑重地道个谢什么。可她却说来不及了，再见，就一阵风似的飘远了。

二

那个在火车上帮了我，在考场外撞了我，长得跟维纳斯似的女孩，名叫九月，也是我们霸州地区的人，并且后来与我一同考取了申海戏曲学校，这几乎像天外的一块陨石，哪日忽然划破大气层，砸到了她，也同时砸到了我，一样巧。

当时申海戏校京剧专业来我省招生，一共两个名额，却不料让我和九月给承包了。难怪有人说我们霸州了不起，尽出人才。

生平第一次来到申海，走入戏校，感觉戏校比我想象的还要大，还要漂亮。一进校门就是片草坪，草坪中央，竖着尊现代戏曲艺术大师梅兰芳的铜像，他身着戏装，面带微笑，两眼深情地望着近旁，一如他仍站在舞台上，演绎着一段段出神入化、动人心魄的故事；再往里，走过一条林荫大道，可见左侧是教学区域，右侧是生活区域，间隔两个区域的是偌大的操场，四周有八百米标准跑道；穿过操场继续往里，是假山、花圃、池塘，以及一座能容纳[illegible]名观众的实验剧场……这样的校园，这样的规模，据说在远东也是一流的。

我们班主任姓单，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女主考老师。为了这个姓氏上的多音字，好多同学不明白，乍一见，都误念作 dān，单老师说，什么 dān 老师呀，我还是双老师呢，一点都不幽默。其实，单老师也没什么幽默可言，譬如第一天见面，她就对我们说，你们这群儿女们，都是我翻山越岭一个个挑来的，差点没把我累趴下，从今天起，你们要在这儿学四年，可得给我争气啊。一副老式庭院里的家长作派。九月不爱听，在底下嘀咕道，你也配有这么多儿女？计生办还不把你宰了！这话单老师大概耳闻了，脸上有些挂不住。一会儿安排寝室，她指名让九月睡上铺，说是九月腿长，上上下下方便。

九月说：“我有恐高症，会头晕的。”

单老师说：“我没让你往窗外看，怕什么呀？”

九月说：“不见得睡在下铺的人腿都比我短，不信你去量量她们的裤管，准保都有二尺八寸以上，还修长修长的哩。”

四周顿时一阵哄笑，都觉得九月才稍有些靠近幽默，弄得单老师一时下不来台。

我心想，坏了，你把单老师逼到了死角，将来肯定没好果子吃，因为你是学生，她是老师，你在人家的手心里攥着，对不？于是我赶紧说：“单老师，要不这样，我和桑九月换一换，我睡上铺，她挪到我的下铺来。”

单老师说，好的好的，就顺势下了台阶。

可九月仍有些扳死理，说：“晚妹，这跟你没关系，用不着你来让。”

“什么让不让的呀？”我暗底里扯扯九月的袖管，“我还巴不得多看看窗外的风景呢。”

单老师一摆手说，就这样定了。

于是，我们寝室里的七位女生各就各位。待单老师离开后，九月说：“晚妹，你不觉得你这个忙帮得太大了？”

我回道：“你不也帮过我呀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到底想帮谁的忙？”

这我就不明白了，我看着她。

“看来你蛮会卖乖的，一来就给老师留下好印象。好！现在就兴你这样的，不会吃亏嘛。”九月像老长辈似的夸我。

入学教育一结束，应由同学们经过协商，推举出临时班委。可单老师说，我看你们只接触了短短几天，究竟该选谁不一定心里有数，这样吧，班长什么的先由我来指定，至于课代表，同学们可以自荐，不合适的话，等学期结束时再作调整。指定的结果是，

请热爱真实，因为它是美的，只要您能辨认它，并深刻感受它。
——安格尔
《巨人》网站

我当班长，九月担任了宣传委员。这个结果好像是我预料之中的，我总感到，单老师对我特别优待，可能是我上次真的帮了她的忙，至少客观上是这样的。

只是九月不乐意，据说她在初中时就是班长，团支部书记，一直被人抬着捧着，在那里甚是抢眼。

不过她很聪明，没跟我正面较劲，而是说："我是来自小山城，没见过大世面，自觉不适合当班干部，当然，曾晚妹可以例外。"

有人马上好奇地问："为什么她能例外？"

"这个……她会告诉你的。"

刹那间，全班同学的目光，齐刷刷地转向了我，使我窘迫万分，我总不见得说：其实我是从比小山城还小的小镇上来的，所以我可以例外。我忽然鼻子一酸，什么话都说不出，也不想说。

幸亏单老师及时替我解围，她说："要论这个，我还是从山沟沟里出来的呢，不也照样当你们的老师芽"

这天下课后，回到寝室，九月忽然搂住我，亲热地说："我实际上是想维护你的，没料到会弄巧成拙。"我也亲热地回道："拜托啦，以后这样的好事少往我身上揽。"我忽然有些讨厌起她来，觉得这人怎么反复无常芽

入学后的头一学年，主要上的是基础课程。听人介绍，在这个学校里光念书是再轻松不过了，苦的是日常的练功；又说如今在舞台上混饭吃的，有几个是真有内才的，还不是靠脸蛋和嗓子，个别的甚至连剧本都读不下来，一样当名角，众星捧月。可尽管如此，我却没敢随便应付，除了教室，就是寝室，将时间和精力全耗费在这些看似与演戏不直接相干的课本上了。所以无论中考大考，我的各科成绩总在班里名列前茅。

倒是九月，看似不怎么下功夫，然而每每考试，其分数却老紧随在我的后面，甩都甩不开。

我对她说："我真羡慕你，有空逛街，没空读书，挺自在的。"

她说："那是因为我不想使你太难堪。"

"什么意思？"

"你自己想。"

"九月，我怎么越看越觉得你像个武林高手。"

"什么意思？"

"喜欢点到为止，连说话都不例外。"

"那不是很好吗？"

"可我皮厚，光点到往往没感觉。"

"没感觉更好。"

九月打扮打扮，又上街去消费了。我不懂她老爸何以老要寄钱给她，好像我们这儿是灾区，就怕宝贝女儿会饿着。钱多了，就得上街，也够九月烦心的。譬如有一回，她买了只鹦鹉回来，说是要让室友们培养爱心。当晚，她领我们一遍遍地教鹦鹉说 喂，宝贝，亲亲我。简单的六个字，结果教了一个多小时，忽见有人从门缝下面塞纸条进来，上面写道："喂，宝贝，你们房里那男生显然是块木头，为什么不放弃？"

周末的下午，九月照例出了校门。我躺在床上睡不着，也想着出去转转。说实在的，我来这儿近一年，还不清楚这个沿海大都市究竟是个什么模样。一来，我得在功课上花功夫，甘居人后不是我的性格；二来，娘每月寄给我的生活费相当有限，与其上街后看了眼馋，不如缩在学校里啥也别看。六月的天气，没有太阳，似乎也没有云，整个天空灰蒙蒙的，构成了入夏后一个难得的阴凉日子。我们学校地处城市的边缘，但一出校门走不多远，便能明显感觉到城市沸腾的生活，车流不息，人头攒动，各种声音汇聚在一起，宛如一首略失和谐的交响乐。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逛着，两旁商家林立，望不到尽头的店招旗幡，悬于半空，或迎风翻飞；高高低低的楼房鳞次栉比，五颜六色且错落有致。我努力记住那些富有特征的街景，譬如到百货商厦处拐弯了，过五岔路口是往 濒源路终点站去的，以免返校时迷路。忽然，前方出现街心花园，我无意中瞥去，却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九月正端坐在石凳上看书。

"嗨！"我悄悄绕到她身后，拍她。

九月一见是我，说："哟，你怎么也有闲心，莫非太阳打西边出了芽"

"今天好像没太阳，所以不存在打东边出还是西边出。"我故意抬头望天空，接着道，"再说呢，你能散心，就不兴我偶尔开开眼界。"

忽然，我看见搁在九月边上的居然是我们的教科书，便说："这也叫休闲？"

九月嘻嘻笑着，解释道："我这是逛街逛累了，用来坐着消遣的。"

"敢情，你在暗里用功，怪不得。"

"还不是仍有一步之遥芽"

"你追呀，只是，可别把课堂再搬到大街上。"

班主任单老师是教旦角的，到了二年级，与我和九月接触得较多。我们这一届京剧班，学生不多，却

照亮我的道路，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，是善、美和真。

——爱因斯坦

《巨人》网站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生旦净末丑样样齐备；生行中还分老生、武生、小生和红生，旦行中还分青衣、花旦、刀马旦和老旦，净行中还分正净、架子花、武二花和摔打花，丑行中还分文丑和武丑，等等。譬如主修花旦的，就我和九月两个人。这还算好事成双的呢，有的只一人，孤零零的。

单老师在练功房上小课，喜欢带一杯浓茶，一支教鞭。浓茶是自己喝的，教鞭是替我们准备的。这支教鞭在一定意义上，更像一根鞭子，因为常用来“点拨”学生的肉体，促使你大脑开窍。可见，单老师颇严厉，譬如小到一个水袖甩走了样，她都会恶狠狠地瞪着你，让你心跳，让你瞬息间六神无主。她总说我小时候跟师傅学戏是如何如何的，所谓同行是冤家，即使是师徒相传，也尽量留一手，不授真经，要想学点本事，可真叫难哪。好像她师傅是狐狸精变的，当面是人，背后是鬼。她还常唠叨，你们现在算是赶上好时辰了，有专门的学校，专门的老师，学校毫无保留地帮，老师毫无保留地教，要是再不成器，那真该回家去，爱干什么干什么。

这话九月不爱听，暗底里跟我嘀咕：“你瞧她酸不酸，谁让她娘急吼吼地生她，也不算算时辰。”

我说：“你省省吧，有话敢和她当面说去？”

九月脸一横，说：“你以为我不敢呀。”

不过相比之下，单老师似乎对我更严。记得有一回，我肚子疼，那天刚好课不多，正练着归音那节里的一小段；我有些撑不住了，尽出冷汗，于是想在边上坐一坐。

可单老师不同意：“不行，你得给我站着！”

我大概是疼糊涂了，顶撞道：“我真是肚子疼，不骗你。”

单老师说：“我还头疼哩。”她又说，“不就是肚子疼吗？这能唬谁！是女孩或多或少都疼过，譬如九月，你疼过吗？”

九月想了想，说：“忘了。”

单老师马上接口道：“这说明九月已进入了一种境界，对疼不疼的没了感觉，很好。”

第二天，九月开始捣鬼了，她对单老师说，不好意思，我的肚子好像也疼起来了。单老师想都没想，说，那你去歇着吧。

下了课，九月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我发现单老师好包庇你嗳。”

我说：“我又不是坏人。”我又说，“天下哪有这种包庇法，同样肚子疼，你可以休息，我却连坐一下都不能？”

九月说："这正说明单老师对你寄予厚望，好钢得在炉中反复冶炼嘛，如同古人所说的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智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哪像我们这种渣子，爱学不学的都一样芽唉，看来将来只有填沟铺路的份了。"

我心中忽一亮，觉得九月讲的也有道理，不禁暗暗得意。

但即使如此，九月仍有些承受不了单老师对她的"宽松"。譬如学二黄慢板转原板，九月没转好，单老师便要求她多转几回，九月不乐意，有意转来转去，结果迷了路。单老师一顿呵斥，完了，将她扔在一边。九月回寝室后冲我发牢骚："单老师是什么东西，她要有能耐，还会呆在戏校里当教书匠！"

"你别背后损人。"我说，"听说单老师过去在舞台上红过，只不过境界太高，才激流勇退，转到教书育人的岗位上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'灿烂归于平淡'吧。"

九月仍是不屑，说："搞艺术根本的在于天赋，真正的艺术家是天生的，仅靠后天努力，至多能成为二三流者，有的终其一生，还不入流哩，更可惜。"

"我听懂了，你是在指我。"我马上接道。

九月笑笑："你可能是个例外。"她又说，"大不了像亲爱的单老师那样，红过一把，然后再退回到学校里教教书什么的。"

那以后的九月，变得愈发离谱：经常睡懒觉，上起课来有一搭没一搭的，有时出校门倒可以逛一整天。有消息说，她近来又和班里的钱自强对上了，正情意绵绵呢。同学们以为她不想毕业了，指望在学校里多泡上几年，做足大都市生活的梦。可我清楚，即使她哪一天不得已而打道回府，她那个在地区京剧团当首席化妆师的老爸，也会替她安排很好的工作，至少能先在剧团里跑跑龙套什么的，不愁。

有一阵，秋雨连绵，四周暗沉沉的，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傍晚。我想这样我们 四室该没花絮了吧。不料一抬头，却见不远处的钱自强，正站在对面宿舍楼的门洞子里，像是乘凉，又像是在等谁。

同室的徐娅先激动，示意九月："瞧，人家挺守时的嘛。"

九月起身，乜了眼窗外，忽而又躺倒在床上了。

隔一日，钱自强还来；这一回是撑着伞，立于雨中，看去有些忧伤，也有些浪漫。

可九月索性连瞄一眼的兴致都没有了。

或许是做给我们看的，但我能觉察出九月对钱自强，的确变得爱理不理起来，就像戏里的诸多情事，常常是公子在后花园候一整天，终不见小姐的影子，让人看着都替他们感觉到累。

钱自强是旧时名丑钱攸龙的重孙，长得不高，不壮，不美，似乎也不太聪明；据讲，就那双眼睛，有些像他的曾祖父。不知道是吃错了什么药，他竟未能秉承钱攸龙的衣钵，而是学起了小生。小生靠的不仅是嗓子，还包括扮相，像班里另一小生赵明录，也是不高不壮，但有点美，跟张国荣似的，还凑合。

一次，钱自强在排练厅里唱许仙的调子，怎么听怎么别扭，说得更难听一些，有点像猪八戒穿女装怎么着还是只牲畜。

以前，九月和他还没什么故事时，常私下里对我议论道："钱自强学小生亏了，学旦角还差不多。"我说："你指望他跟梅兰芳一样，也在戏曲史上留一世英名？"她说："他倒是这么想来着。"她又借机问我，"你初中时恋爱过吗？"我摇头说："没有。"她说："那可惜了。一个人在二十岁之前没初恋过，其人生肯定是不完整的。不过别急，还来得及。"我说："可没人看得上我，要么你愿意。"九月叫起来："两个女生？你想搞笑啊！"

现在九月和钱自强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却反而不怎么听她谈起他。

弄不懂两人到底在玩什么花样。

问题是单老师对九月和钱自强的关系，似乎视而不见。也许我们已经长大，但单老师的想法却非常简单，有一次，她在班会课上和我们聊天说："男女生早恋，这在我们学校是有悠久传统的，有的老师会看不开，甚至很紧张；可我见多了，不就是那么回事。事实上，他们之中又有几对能坚持到走上婚礼的殿堂，别看他们当初都爱得死去活来海枯石烂的，掰也掰不开。"

单老师说："但你们要记住，不许太出格。太出格了，我就会通知双方的父母，让他们知道，如果他们认为合适，我就不管了；如果他们认为不合适，就请他们和我一起做工作，当然，不是活活拆散，免得稍不留神，让以后的剧作家又有素材可写了。"

三

转眼，还剩最后一个学期就要毕业。

都说熬了三年半，总算要出头了，不管将来是不是有出息。

亲爱的读者，欢迎你们给"巨人网站"投稿，用一两句话写出你的感受、希望和梦想，抒发喜怒哀乐。

《巨人》网站

巨人编辑部

班里有一半同学，都下到本市及外地的一些剧团去见习，而另一半，任务更重。

原来，这年的 怨月，是戏校建校五十周年大庆。为此，学校方面正紧张地筹备着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，其中的重头戏，当数戏校毕业班学生的系列汇报演出，有黄梅戏《天仙配》、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和拟议中的京剧《桃花劫》，都是演全本的。

为保质保量万无一失，前两部戏早已开排，听说目前进展顺利，唯独我们京剧班的这一部，非但不见锣鼓响，就连角色都还没定下来。冯校长的解释是，京剧乃国粹，整个校庆活动的压轴节目，自然非《桃花劫》莫属，因此，对一些相关的因素，不能不多考虑一些，考虑得成熟一些。他同时透露，为使这台压轴戏最大程度地出彩，校方正积极争取将它搬到新落成的世纪大剧院去上演，如果这一设想得以实现的话，又将构成戏校发展史上一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，虽说眼下困难不少，但希望很大。

冯校长的话是上学期末讲的，中间隔了个寒假，至今，又过去了个把月，还是“但闻雷声响，不见雨下来”，好比戏里的女主角在桃花坡上等男主角，一等等到白了头，红颜老去。

倒是一些小道消息，不时在其间流传：有说女主角 粤档的人选是我；也有说九月也不是没有可能；最近还听到一种讲法，说是我和九月都演不了 粤档，校领导经过反复考虑，打算请单老师来担纲；最后一种讲法的理由是十多年前，单老师正是靠着这部《桃花劫》，在京剧界一炮打响，崭露头角，所以，现在仍由她出山撑这台戏，保险系数似乎会大一些。

一时间，搅得人心里没着没落，挺乱的。

我们寝室原住着六位女生，开了学，有一半出去实习，眼下，除了我和九月，还剩下徐娅。徐娅是我们寝室的和事佬，学青衣的，凭着她人高马大，有一把子力气，有时也客串客串刀马旦什么的。估计她会在《桃花劫》里演一配角，戏不多，也不用争，所以她是一点都不乱，实在没事，就翻出些日本卡通书来看，看得孜孜不倦。

九月说她：“没出息。”

徐娅笑笑，说：“我再想出息，总不至于和你争角色吧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你看的书太不上品了。”

“这个嘛，纯粹是出于消遣，而且读起来轻松，不信，你试试。”

“对不起，恕本人无此雅兴。”

九月当然有资本这么说。

因为近来她一个劲地捧读着《桃花劫》的剧本，如痴如醉，好像她真能上女主角 粤档似的。那架势，入学三年多，我还是头一回看到，看了心跳。

偶尔，九月也和我讨论剧情，讨论对人物的理解与把握。我说戏里宫娥的命运，从某种意义上和林黛玉相似，也是一场欢喜，几多悲戚，末了落得个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于是她便去图书馆找《红楼梦》来啃，一卷、两卷，白天不够，晚上接着，连夜灯熄了，还不忘上走廊里再读一会儿，又是一番昏天黑地。

“这个曹雪芹本事真大，一块破石头，就能杜撰出一部惊世之作！”终于看完，九月感叹道。

我说，不是杜撰，那是作者真有类似的经历和体验。

她唔了声，接着作沉思状。

我忽然觉得眼前的九月本事也真大，放得下，拿得起；想玩就玩，想正儿八经地做成一件事，就投入得忘了自己。

这样的人，如果成为对手，其实是挺可怕的。

这晚，徐娅回家了。徐娅是本地人，一有空就溜家里去。还是她幸福，有父母温暖的怀抱。想到明天要早起，我便早早地睡下了。一会儿，门“嘭”的一下被撞开，我知道进来的是九月。九月一屁股坐在自己的床上，我躺在上铺，霎时就像发生了地震。接着，底下弹出一连串洗牌的脆响，我不由得头皮发怵：“干什么呀，那么有空？”

“玩牌。”九月说。

“跟自己玩？”

“算算自己的命。”

九月玩的是一种“通关术”，假如你能一竿子通到底，就表明你可能时来运转；相反，假如你三副通不过，便预示你近来运气不太好，遇事得格外小心。牌壳上的说明书里是这么写的。一度，这种兼具“算命”功能的扑克，在社会上很风行。九月没事干，也去买了来。不过，以往她很少拿出来，或许是她没真当回事。纸做的玩艺，能那么神奇？徐娅就说过，这东西全是骗人的，别信。

事实上，九月发起牌来才最让人难受。她在下面晃，我在上面摇，搞得人晕晕乎乎的，想吐。好容易不晃了，就听到她发出“不通”、“又不通”的抱怨声，心里又忽生怜悯。

“你这是何苦呢？”我忍不住说，“俗话讲，有钱烧

我是一个小学生。老师说《巨人》是一本好书。我一看就被周锐叔叔的《迷宫》所吸引。周锐叔叔的文章我篇篇都读。
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第三小学五（3）班　贾驭原
《巨人》网站

香，没钱算命。你吃穿不愁，这是操的什么心啊？”

九月说：“我去找过冯校长了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我想上粤档。”

“你还真敢？”

“那有什么，他冯校长又不是老虎，会吃人呀，何况我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，没碍着他什么事。”

“也是。”

“倒是有可能碍着了你，假如我有幸上粤档的话，你会不高兴吧？”

我愣了下。

九月不愧是个直率得近乎尖锐的女孩，从她口中蹦出来的问题，常会将你一下子逼到墙旮旯里，让你怎么答怎么不是。譬如，现在这样的问题。

“算你猜对了，”我想了想，索性答道，“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戏，吃苦受累，嗓子都磨出茧来了，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登台亮相，特别是登上大剧院那样的舞台，人同此心嘛。”

“那你也去找冯校长谈谈，因为我觉得你也蛮适合演粤档的。”

“可你会不高兴吗？”

“说实话，我也会的，不过这是你的权利。”

“但我不想这么做，还是听学校安排吧。”

“又老土了不是！现在是什么年代，还抖抖缩缩的，等别人将你捧上天呀，有那种好事吗？”九月说。

她又说：“现在这个年代，是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！”

我说：“你别老把‘现在这个年代’挂在嘴边，好像你经历了从民国到新中国的‘过去那个年代’，太夸张了吧。”

九月接道：“真没劲，后悔了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啊。”

我说，不讲了，睡觉。

她说，睡就睡。

一会儿，九月呼呼入睡，我却清醒得如同白昼。我反复考虑着该不该如九月所说的，也去找冯校长要求要求，至少，我可以将我的愿望告诉他。可一来，我心里有点怕；二来，我担心自己会不知从何说起。要命的是中间还夹着单老师，哪有学生在背后算计老师的事儿，且她待我实在不薄啊。



不过话又要说回来，也许九月是对的。这年头，是人人争先，适者生存。你没看见同样是学旦角的，有人红遍了天，有人连舞台的边都没沾过，能说两者之间一定是运气有别或水平相异？更何况这两年戏曲不景气，毕业后能去专业剧团的毕竟是凤毛麟角，而大部分学生，注定得流向其他行业，从事与京剧毫不相干的工作，你不竞争，行吗？

不知何时，我才慢慢进入了朦胧的状态之中。

忽然，有一种尖细而飘渺的声音自窗外渗入，有点耳熟，它像一把锤子，敲醒了我的梦，仔细辨听，是《霸王别姬》里的段子。

这个时候，谁能有那样的雅兴？

轻轻起床，移开窗户，那声音变得愈发真切，像是自遥远的天边传来，回荡在半空，楞是经久不散。

对面的宿舍楼里好像也有人醒了，开了窗，骂骂咧咧了两句，就又关窗熄灯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先把这事跟徐娅说了。徐娅说，做梦吧？我说，怎么会呢？我倒是真的想做下去，可惜，只开了个头。徐娅又说，至于吗？别是见鬼了，跟电影《夜半歌声》里似的，吓死我了。我说，没准。

后来我们上食堂吃早点，见饭厅里的人东一拨西一拨的，全在谈论昨夜的事。当时听到的，这会儿添油加醋，说得眉飞色舞；当时没听到而这会儿才听说的，或流露好奇相，或显出惊恐状。总算，三号宿舍楼的管理员王老师走近来，替大家解开了这一谜底。

原来，昨夜唱《霸王别姬》的是大门门卫老张。别看老张现在其貌不扬，委委琐琐的，他可是真正的梨园之后，名角之子。他八岁起便登台演戏，及至靠杨子荣一角，红到了顶点。后来样板戏不时兴了，老张也就失业了。也许是他太迷恋过去的辉煌而难以自拔，渐渐地，竟走火入魔，脑子出了毛病。“唉，演英雄的人，结局却是悲剧性的，性格使然哪。”末了，王老师不无惋惜地感慨道。

“那平日里看他好好的，像个正常人一样？”有人问。

王老师解释说：“春天了嘛，容易犯病。”

吃完早点，徐娅拉我去校门口，说是想再见识见识老张，好像她从没见到过老张似的。我说这种时候还能让他把门？果然，门卫室仅剩下老李头一人看着。老李头说，老张正睡着，小孩子家别没事找事。

“扫兴！”走远了，徐娅冲老李头瞪了一眼，又仄过脸对我说，“今晚，兴许他还会唱呢。”

“怎么，你那么有兴趣？”我问。

“假如我撑得住的话。”

“我可撑不住了。”

这天上午，一直不见九月的影子。午后，九月冒出来了，嘴唇油光油光的，准是在外面美餐了一顿。这也是我们学校大部分富裕学生的习惯；食堂搞得不尽如人意，隔不多久，他们就会想法去校外改善改善伙食。还没坐定，九月又拿出刚采购来的零食，急急地往嘴里塞，有鱼干，有肉脯，还有巧克力什么的，全是高热量、高蛋白的。

“你要死啊，会发胖的。”我赶紧提醒她。

九月平静地说：“我要的就是这个。”她又说，“你也来尝尝。”

“我不敢。上个月，我把饭量减到了一两半，到头来还是重了三斤。”

“这你就死脑筋了……你不是很想演宫娥吗？自然，我也是。你发现没有，宫娥其实很胖的，官宦人家的千金嘛，营养多好；再说，唐代以胖为美，她要瘦成豆芽似的，侯相如能死命地追她吗？顶顶关键的还在于宫娥后来下了狱，受尽酷刑连带着绝食数日，要没有身体这个本钱，能扛得住吗……”

听着听着，我不禁怦然心跳。

我承认，她对剧本的研读，已经比我深，比我透了。但我还是不理解，“舞台和银幕，终究是不一样的，拍电影，讲究绝对真实；而演戏，大多可以虚拟，不见得宫娥最终削发为尼，你也把一头秀发剪个精光？”我说。

九月又说：“能真实不是更好？真实是艺术的生命。”

“可你就不怕戏演完了，你却变成了大胖子？”

“那有什么，为艺术而献身嘛。”

我还承认，这一回，她是豁出去了，真想上女主角 粤档。只不过，万一不成功，人倒变丑了，她能否承受？这个疑问，我没敢再出口。因为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老张，想起了昨夜像锤子一般，敲醒我思绪的《霸王别姬》。

未曾料到，徐娅这天没说戏话。到了夜晚，她真就那么睁着眼，熬了大半宵。翌晨，我问她，你听到老张唱了吗？她说，没有，我倒是听到九月叫了，怪吓人的。我却来了兴趣，又问，她叫什么了？徐娅说，总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什么“我要演宫娥”，什么“单老师，晚妹，你们都别和我争了”，等等等等。

这时，九月醒来了：“你们在说我什么坏话呀？”

徐娅更正道：“不是在说你坏话，而是在说你说的梦话。”

“我说过梦话了？”

“那还能假？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天机不可泄露。”

“可我已经泄露了呀。”

又到了夜半时分，有人悄悄推我，黑乎乎的，感觉是徐娅。我刚想开口，却被她一把捂住嘴，紧接着，就听得九月说起了梦话，内容和徐娅日前告诉我的差不多。

我们一起上厕所。徐娅说，如果单是你挡着她，我会劝你发扬一下风格的。我说，是啊，中间还夹着单老师，再说，粤档的人选到底是谁，恐怕只有冯校长才能决定，这不是谁让谁的问题。徐娅说，可我觉

我是一个爱读中长篇小说、童话的读者，而《巨人》正是这些作品的好园地。我非常喜欢[illegible]年第四期中的《葛嘟嘟大师轶事》。

《巨人》的忠实读者　张晓洁　上海雪

《巨人》网站

得少一个人竞争，对竞争者而言，毕竟多一分胜算。我故意说，是九月让你对我这么讲的吧？徐娅说，不是。我说，是也没关系，我会考虑的。

日子像墙上的挂钟，混沌而滞缓地流转着。

那一阵，大家都过得有些无聊，好似陷在了真空里，大道消息没有，到后来，连小道消息也不再流传；似乎所有可能与《桃花劫》有关联的人，都等得失去了耐心，抑或麻木了。譬如我，没事就捧着剧本，反复咀嚼，记得到正式开排时，封面都被磨烂了。

可直觉告诉我，要不了多久，准有什么事会发生的。

果然，我娘来了。这是我进戏校后，娘头一回千里迢迢地来看我，也算来得正是时候。我把情况对娘说了，娘说，我知道了。娘后来找没找过冯校长，我不知道。然而，娘后来找了单老师，却是我亲眼目睹的。

那天下午，我看见她们俩在学校招待所门旁的小花园里散步。两人手挽着手，那副亲热劲，就好比他乡遇故知，实在难得。但娘回招待所的房间后，脸色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，仿佛被噩梦魇住了，挥之不去。我说，娘，你和单老师不是谈得好好的？娘勉强笑了笑，欲言又止。

晚饭后，天迅速暗下来，娘引我到实验剧场外。我们坐在石凳上，中间隔着石桌，相对无语。我想，娘明天就要踏上归途，今晚，她大概是想好好看看我，和我唠唠家常。不料，也就在此时，娘对我吐露了一段她的讳莫如深的故事。和风在我们四周徐徐地吹过，近旁的池塘里，波光粼粼，比夜色亮，比星光暗，透着丝绒般凝重亦轻盈的质感。

故事的引子，当然是从家里墙上挂着的那套戏服开始的。原来，娘对戏曲的迷恋，始于孩提时。那时候，她在省城一所中学读书，就是校文艺小分队的骨干分子。每逢元旦、国庆一类的节日，小分队总要为全校师生出一台节目，有歌舞，有快板，但其中最亮丽最受欢迎的，一定是我娘扮的那个李铁梅，唱一段《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》。那个扮相，那个嗓音，明白的，说她像铁梅的妹妹；不明白的，还以为铁梅从银幕上走下来，一不留神，溜进了省中的小舞台。后来，娘成为少数几个被省京剧团破格录用的青年演员。

一晃，两年过去了。适逢传统戏《喋血后宫》开排，团里亟需推出一两位后起之秀，以扩大剧团的影响，包括为日后进京评奖增加砝码。于是我娘，和团里的另一新人，同时出演剧中的主人公虞妃，所不同的是，我娘演粤档，那人演月档。“尽管座次已大致排定，但我依旧感到，我们的竞争，其实相当激烈，大家都在明里暗里较着劲，就看谁熬不过去，节骨眼上出了什么闪失。”娘说。

不过，正如你已经猜到的那样，后来发生闪失的是我娘：她那时正恋爱着，也许是爱得太深，竟然有了不该有的结晶，也就是我。娘本想再瞒一瞒，等彩排结束，再把我处理掉。可这事偏偏被她的竞争者得知了，结果闹得满城风雨，老团长要处分我娘，他太失望了。不得已，娘只得离开了熟悉的省城，离开了心爱的舞台，怀着我，流落到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僻远的小镇上，孤独地生活与工作。

娘说：“娘告诉你这些，主要是想让你懂得：一、一个女孩的声誉，往往像一块薄薄的瓷片，一旦碎了，就再也收拾不起；二、机会对于人来说，有时一生只有一次，不到最后时刻，绝不轻言放弃。”

我点头道：“娘，我懂了。”

我们后来又聊了些别的，再转回来。我问：“娘，恨她吗，就是那个拆你台的人？”

娘说：“或许按当时的情况，从她的角度出发，她并没有错。”

“她后来很出名了吧？”

“当然。不过几年后，她也离开了剧团。”

“那她现在在哪里呢？”我再问。

娘迟疑了一下，沉吟道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

我拼命看四周，发现什么人影子也没有。我想，娘肯定在搪塞，不愿让我过深地介入她的陈年往事。

“哈哈，我到处找，却不料你们在这儿。”我们正要起身，一个声音忽然响起，是单老师找来了。

第二天，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：单老师主动退出了这场竞争，并且力荐我来演戏中的粤档，九月演月档。

娘抚摸着我的头，对我说，好好干。

娘哭了，好伤心的那一种。

四

《桃花劫》是已故著名大剧作家刘先民的代表作。

据单老师介绍，这个剧本刚脱稿，刘先民就被人拉去陪斗；大概是态度不好，还挨了揍，因此回家后

《巨人》网站

当我第一次翻开《巨人》时，我便离不开它。在漫长的两个月的等待中，我将它读了一遍又一遍。

江苏省锡山市高级中学分部初二（7）班 虞琪超

没想通，便跳下阳台，自杀了。

这个剧本几经周折，后来转到了单老师手里。那时候，单老师初出茅庐，正为没有合适的剧本真正红一把而犯愁。这下好了，单老师凭藉着这部从未在舞台上露过面的经典之作，结果不负众望，一炮打响。

《桃花劫》的剧情并不复杂，也是一个富家女加上一个贫穷汉，再添些家族恩怨及宫廷争斗的故事。《桃花劫》的亮点在于舞台上，也就是难演，人物必须从少年演到中年，人物的唱腔也是变化多端，不易把握；特别是其中女主角的戏，几乎占去了全剧的百分之七十。所以，当年单老师能拿下来，靠的不仅是她的演技，还在于她那年轻的身体和与之相适应的充沛的体力。

“现在，单老师老了，至少是力不从心了，所以，就没必要再去凑这个热闹，或者说有义务多为你们青年人让台。我相信你们会比我当初演得更好、更出色，长江后浪推前浪嘛。”

单老师是这样解释她让台的原因的。

单老师在对我和九月说这番话时，表情中既有欣慰，也透着隐隐的无奈。

这是进入到这年三月下旬的一日下午，校大会议室里，有关人员济济一堂。冯校长代表校庆筹备领导小组，正式宣布了《桃花劫》一剧中的主要演职人员名单，一切和外界业已获悉的相差不多；让人稍感意外的倒是男主角粤档的人选，忽然间狸猫换太子，临时变成了钱自强，也不知他在背后使了什么劲。

校长宣布名单的当晚，我和九月在寝室里有过几句闲聊。我们关了灯，各自平躺在床上。墙上有斑驳的月影。

“九月，你别不高兴，好吗？”

“我不高兴了吗？”

“那你干吗脸上老是阴沉沉的，像要下雨？”

“你才下雨呢。”

“真的，我们相处了三年多，别临了闹得不欢而散，我会伤心的。”

“已经过去了，就别提了；再讲啦，你有单老师在背后护着，我该识趣。”

“可这事和单老师无关，她又不是校长。”

“她肯让出来，我就知道更多的是为了你。”

“这是你的理解，随你。”

“我怎么总觉得你像单老师的女儿，是吧？”

“你胡扯什么呀，我有娘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知道还说！”

“算了，成功和失败，仅一线之隔，这会儿我也想通了。”

我忽然不知该如何接茬，想了半天，终于有词了，却听得下铺响起了九月柔和而匀称的鼾声。看来，事情并非我想象中的那么复杂。

一部戏的排练，首先得从说唱腔开始，然后是连排，然后是响排，最后进入彩排阶段。

等这一切都告结束，戏才可以正式上演。

《桃花劫》的开排定在猿月员恶日，星期三，据说这是个做起事来会很顺的日子。红底黑字的横幅，早早地挑起在排练大厅的入口处：奋战一百八十天，争取《桃花劫》排演的全面成功！要命的是，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我反而变得松弛了，譬如最初的说唱腔阶段即是如此。说唱腔其实就是将一部完整的戏，拆成许多局部和个体，经过磨合和组装，再还原成演员在舞台上可以演的一个个唱念做打。这个阶段靠的是演出者平时的基本功和此时对剧情、对剧中人物的准确把握；而我，大概准备得比较充分，所以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，想紧张都紧张不起来。

相反，九月倒是很用心很投入。尽管她是演月档的，很可能从头至尾，都走不上大剧院宏大的舞台，（因为按计划《桃花劫》只打算公演十场，前五场或许会放在大剧院，而后五场肯定要挪到一般的剧场里去演。）但她照样像演粤档挂头牌似的，天天钻在戏里，一头扎进去，出不来了。

有时，九月还在排练的间隙，和我讨论剧中有关吐字、云手及运眼等方面的问题。起初是她提问，并且还能补充我的简答，可慢慢地，就变得光我说，她只听，好像我是老师，她是学生。我知道，其实她私下里是真的想演粤档，仍没有放弃这样的努力，但问题是她老跟着我的思路转，她的心得大体就是我的心得，她能赶得上我吗？

室外已是满眼新绿，间或有粉红、鹅黄、淡紫、浅蓝等悄悄点缀，好像稍一抖动，绿色就会捎带其他众彩，轻轻飘起来，慢慢散开来，直至鼻触所及之处，尽是大自然沁人的新鲜气息。

这时候，我们只能无声地行走，无声地穿梭其间。

比人更无声的是那些鲜活的彩蝶。春日下，清风里，它们轻巧地翻飞、嬉戏，追逐此生最绚烂的时



[illegible]年第二期上的《冷湖营地的咒语》是我以前很少接触到的小说类型，带给了我很新奇的感受。

云南省楚雄市第一中学高三[illegible]班　田山民

光。

我说，九月，我们走！九月说，饭馆还是红茶坊？我说，随便走走，这么好的天气。九月说，可我的肚子会饿的，我血糖低，你知道的。我说，那就上饭馆吧，只是得雅一些，最好再便宜一些。九月说，行，同时带上了排练厅的门。从西侧凯旋门大厦的楼顶间，恰好漏过一抹余晖，照见了我，也照见了九月。

九月在草坪上蹦蹦跳跳，还调皮地和梅兰芳拥抱了一下，继而摆出让人拍照的姿势。

“可惜，我没有相机。”我说。

九月说：“但它已经进我脑子了；有时候，记忆比相片更长久，也更有魅力。”

她还拉我和她一起摆姿势。

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“这倒是的，我们还没有一起合过影呢，”我说，“以后，万一念起你来，连个人像都找不到。”

“这我不担心。我可以翻翻报纸杂志，说不定到时候呀，那上面铺天盖地全是你的美人像。”九月说。

“损我？还不知道谁是哩。”

“那好，今天你请客的节目单里，得加上照相这一档。你自找的啊。”

我们在校门外的影楼里拍过合影，八寸的，一式两份。我口袋里所剩的钱已经不多了，我说，我没料到会那么贵。九月说，我也没料到。她又说，不怕，大不了节目的后半截，我来主持。我说，算我借你的，等下个月我娘汇钱来了，再还你。九月说，见外了不是，还姐妹呢。我抢着说，那我是姐，你是妹。九月接道，当然，你是粤档，我是月档嘛。

再横过一条长街，走几步，就见“寻常人家”赫然在目，据九月以前告诉我，那里是她打牙祭改善伙食常去的地方。果然，那里环境典雅，价格也低廉。我们找了个靠窗的座位。一会儿，服务员小姐送上了菜单，我对九月说，这儿你熟，你来点。于是九月点了几个菜，还要啤酒。我说，我不行，要不，来点饮料吧。九月便没再坚持。

近旁的音响里，回旋着美国乡村歌曲，是很轻快很流畅的那一种。九月安宁地端坐着，一动不动，就像戏文里所说的“静如处子”那样；可她的双眼，却随意地望着窗外，看急急归去的人影，在暮霭中梦幻似的移动。

九月说，你去洗手间吗？我摇摇头说，你去好了。

可是，当菜来了、菜齐了、菜凉了的时候，九月还是没有回来。我忙去盥洗室找她，生怕她出什么意外。不出所料，九月正面对着洗手盆上的那面大镜子发呆；再凑近，还见她脸上满是泪水，傻傻的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我搭住她的肩，问。

九月忽然哭出来，“我……是不是……变得很胖了……”

“没有啊。就算有一点，也是丰满，不是胖。”

“人家伤心……你还有心思寻开心……”

“那怎么办？总不见得也陪你伤心，哭一通，热闹死了。”

“关键是我付出了代价，结果事与愿违。”

“是啊，我也很抱歉。”

“这不关你的事。权当是我，真正地为艺术而献身了。”

九月用面巾纸拭去眼泪，才随我重返餐桌。

这时，乳黄色的狭长空间内，奏响了瓦格纳的古典音乐，听来悠远而沉郁，翩翩浮想。九月说，别看我成天嘻嘻哈哈的，实际上，我一直感到很孤独。我说，我知道，每个人或多或少，都会有一点的。九月接着回忆道，记得小时候，我读书不好，老师就说我，到底是没娘教训的孩子，不一样。我说，我也是，从小没爹，在外面受了欺侮，也不见有人撑腰，吼一声，你再敢打我女儿，小心我揍扁了你。九月一声长叹，同是天涯沦落人。我接道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

九月的思维特别活跃，她由白居易的千古绝句，联想到了晏殊的小令《浣溪沙》，转而轻轻诵道：

一曲新词酒一杯，
去年天气旧亭台，
夕阳西下几时回？
无可奈何花落去，
似曾相识燕归来，
小园香径独徘徊。

我读出了她的潜台词，稍一思忖，以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对之：

明月几时有？
把酒问青天。
不知天上宫阙，
今夕是何年。
我欲乘风归去，



我对每年第四期的《巨人》都有点偏爱，因为有不少很好的文章都来自于第四期。如 [illegible]年的《缭乱青春》、《山海英雄》，[illegible]年的《天天天蓝》、《美国的月亮》，[illegible]年的《翱翔如风》，[illegible]年的《地图女孩和鲸鱼男孩》。

云南省楚雄市第一中学高三 [illegible]班　田山民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